

# 杯觥交錯，死了都要愛

看顧城《英兒》。假想主角視界 石羽歌

Let our spirits never die  
In my heart I feel you are all  
I would cry happy tears  
See the nations take them  
I could really go home  
Hail the ever woman  
For you and for me  
There are people

自稱擁有女兒心的顧城，認為全世界最美好的莫過於姑娘家，女孩是純潔、至美的，不該被破壞，他願傾力保護；爲了實踐這種柏拉圖式的情愛理想，他與妻子謝燁在太平洋小島上老老實實地蓋了一個「家」，並生了兒子小木耳（因爲某種因素，小木耳讓給島上另一戶人家養育）。；而後甚至加入了情人英子，「女兒國」已然非夢。謝燁一最匪夷所思的莫過於她的態度，擁有最純良的本性，小木耳<sup>1</sup>是她最深的繫絆，有人說顧城於她，與其說是愛情，不如歸諸於對母性的依戀；三人和平共處、其樂融融。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童話，就此展開（結束？）。

顧城的詩以意象著稱，文字簡潔平易，讀起來卻煞費精神，《英兒》主要收錄其與英子相戀的過程和自我告白，語言看似細碎，卻充滿豐富生命，可謂爲一本「情愛懺悔錄」。

女兒國是他窮極一生追求的夢，然而最末他卻用他邪佞的雙手扼斷變調的純潔，至死，他是噙著海浪的微笑，一波波，打在窗外的大千世界。

快報：一九八八年與妻子謝燁定居紐西蘭。因感情困擾，一九九三年秋天以利斧砍死妻子，然後投環自殺的...

顧城：一九五六年生。中國當代朦朧派詩人。  
謝燁：筆名雷米。一九五八年生。  
林英：顧城的情人。

花都開了。  
今年夏風十分和煦，尤其是急流島上，片

掌大的棕櫚葉懶洋洋的搖來蕩去，彷彿歷經風霜的沉默老翁，午睡時偶爾溢出滿足的「唔—」「唔—」聲；如茶餘飯飽後齒縫不爽快如齶牙冽嘴的嘖嘖作響；毛利太太還在嘮叨地笑。夢外的人只是靜靜流淚。

當斧頭劈（原諒我不得不用此字眼，我是多麼願意以「愛撫」形容，只是就科學角度而言，確實不合適。）向謝燁肉體的剎那，崩潰而出的一條條小血泉，在空中凝結了兩秒，悉數避開顧城，溫溫地向木耳的方向流去。

## 假主角之名模擬愛欲

顧城：  
「英兒在灌木叢裡，穿著海藍色裙子，像小女孩嬌憨地跑著。我乾乾地看一層層海浪的斑點，後邊的日子都潤澤了。

英兒是喜愛妳而猜度妳的，當妳們一同，我就沒輒；我喜歡看妳們一同，看妳微笑對英兒小女孩家的舉止，什麼都沒有，又什麼都齊了。我們三人的家，那些臭美的人怎麼懂得真。我一萬金子都不賣的東西他們才賣兩毛錢。

我真不能沒有妳，英兒曉得運用女孩令人憐惜的姿態使我目眩神迷。她是作態的林黛玉；什麼時候哭、什麼時候笑，我的弦崩斷了好幾條。

妳喜歡人，我不喜歡人。對英兒，妳是真好；我的妻，妳孃立在市集的臉龐是枚月亮，大家都愛妳。

依然是七月，英兒卻不再溜登地滑下階梯擁抱我，她跟老約翰走了，只有妳不相信。

我早知道她狡猾，當急流島上的來信只剩